



四川省中江中学 林 灵

上学路，放学路

读幼儿园时，我上学放学都是外婆接送。早晨，外婆牵着我出门，踏上小巷那条石板路，出巷子前有个拐角，是祁水家。祁爷爷在二楼浇花，他既不会像别的老头一脸陶醉地拖着哭腔哼京剧，也不像别的老头，养老在公园乱拉屎的八哥之类的鸟儿，所以我很喜欢他。当我们经过他家时，他会停下手中的活儿从一簇簇花草中探出个头来，笑着说：“唐姐又送孙娃子上学哇？”外婆仰望着他，和气地点头说“是”，我也仰起头挥挥手，兴奋地吼：“祁爷爷拜拜！”他就咧开嘴：“好好，灵灵拜拜。”出了小巷，就听见祁叔叔的大嗓门：“水儿，水儿，还不起来！灵灵都走了！死妮子……”

上小学就没再让大人送了，和祁水一起上学。常常是她一大早就跑到我家门口，喊：林灵，林灵！正在吃早饭的我马上加快扒饭的速度，丢下碗筷就奔出门去。

在出巷口前，有时隔老远就会瞧见正在巷口杀鸡的王爷爷。有次，他慈眉善目地向我招手，我就屁颠屁颠地跑过去，他嘿嘿嘿嘿地笑，笑到我快毛骨悚然的时候，才压低了声音说：“灵灵，你嘴边有颗饭粒，爷爷帮你刮了。”说着就将还淌着血的尖刀举了起来！我吓得啊呜啊呜惨叫着狂奔出了巷子，祁水清脆的笑声和王爷爷浑厚的笑声也随之在身后响起。

在路上，我总是叫祁水走前面。起初她不愿意，我就说，祁水，其实你扎的马尾比王玲玲（王爷爷的孙女）的好看多了，我只有走在后面才看得见。她欢天喜地地答应了，我便心情愉悦地跟在她身后看她的卡通书包。上面画了一个小女孩蹲着抚摸一条小狗，我一直想把这幅画画下来，因为，画上的小女孩长得比祁水好看，但直到祁水换了书包，我也没能成功。

我和祁水并不在一个班，放学很少有机会碰面，所以很少一起



回家。有一天放学，老师抽查作业没有抽到没做作业的我，我的心里乐开了花。放学后一路跑跑跳跳，快走到一条小道，隔老远就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。我小跑上前，果然是祁水。“祁水，你干啥呢？”祁水皱起眉头，受了欺负似的看我一眼，指了指前面一个阻断了小道的大水洼，“我跳不过去。”我左手叉腰，右手豪迈地一拍胸脯：“我背你过去！”

我让祁水提着我的鞋子，挽起裤脚，扎了个马步，潇洒地对她挥了挥手，“上来吧！”我拽着从来都比我重的祁水的手臂，憋住一口气，咬着牙，一声大吼，一下子把她背了起来。

到了水洼中央，心里那股自豪之情抑制不住，我扯起喉咙嚎了起来：“猴——哥，猴哥，你真了不得！”为了底气十足，我本来弓着的身子一下子直起来，然后，感觉身上一轻——啊！（女孩的尖叫声）——哗！（重物落水的声音）我心里瞬间冰凉：遭了，祁水掉下去了！

到了四五年级，男生要和女生划清界线，于是我不想再和祁水一起上学。起初祁水还会在我家门外林灵林灵地喊，我要么找借口上厕所，要么提前溜走，后来她就知难而退了。上了初中，两个人更是越来越生疏。

读初一的一天，我在家里看电视，听见外面一阵喧哗，出门一看，是巷口祁水家。一个中年妇女牵着祁水的手，跟祁家老老少少告别，很客气地说：“哎呀，你们就别送了。”祁叔叔满脸红光地说：“三姐，到地儿了别忘了打个电话，啊！”祁水似乎很不耐烦，

说：“哎呀，知道了，还说！”然后在客气的道别中，那个祁叔叔的三姐就一手提着行李，一手牵着祁水，往巷口走。

我联想到班里不久前转走的一位同学，马上意识到，祁水是跟着她的三姑走了！我踩



着我家后院的梯子爬上屋顶，目送着祁水，看着她和她三姑的背影越来越小，不由地抽了抽鼻子，伤感地叹了口气，哎，毕竟同伴一场。

等我刚把眼里升起的一团雾气驱走，突然发现不对，因为那两个背影突然不动了，过了一会儿，一个身影继续缩小，另一个身影却在一点点变大——是祁水，她又回来了！喜出望外的我搞忘用梯子就直接从屋顶上跳了下来，脚顿时一股钻心的疼。我一瘸一拐地奔出门，一路跛跑，在祁家门口截住了她。

我掩饰不住喜悦地问：“祁水，你不转学了？”

祁水皱起眉头，“林灵呀林灵，你脑子进水了？什么转学，我是去送我三姑！”

哦，是这样？从耳根开始，我的脸和脖子都红了，祁水吓了一跳，她疑惑地说：“你的脸好红哦，很红很红！”我狠命地掐住自己的手指，面部纠结地说：“嘿，脑子进水，脸上自然就充血了嘛。”然后飞快地逃回了家。

初二这年，祁水真的跟着她三姑到一碗面敢卖10元的城市求学去了，放学路上学路，我再也见不到她摇曳的马尾巴。

直到现在，我再也没见过她。我有种感觉，她肯定不扎马尾了，因为学习太忙剪了短发，我也为了读书方便，搬去了舅舅家

